

第四十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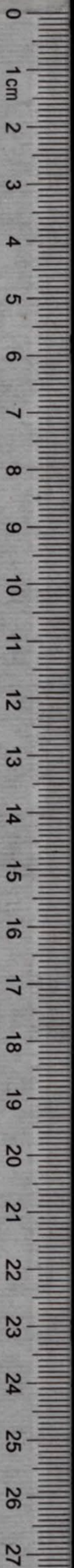
史類

第四十八卷

史類

升菴文集

室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七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七卷

吳越春秋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行曄耶方耶

史記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為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字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麗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胷無怪其然，獨可爲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 穆王史記解

汲冢周書史記解一篇。穆王命史臣戎夫歷陳古之亡國二十八君，以爲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甫刑之書，以恤民聽。祁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

特表出之。

各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特表出之

○經史相表裏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裏也元儒山東雲門山人張紳士行序定宇陳氏通鑑續編衍其說云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爲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

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矣○  
此論甚新余嘗欲以漢唐以下事之奇奧罕傳者彙  
之而以蘇李曹劉李杜韓孟詩證之名曰詩史演說  
衰老無暇當有同吾志者

春秋國之鑑

說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所  
編歷代君臣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

○古史考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  
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

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

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  
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  
或以爲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  
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  
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  
識一至哉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洪武庚戌  
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顯、花倫、金璫，不知爲  
何科大魁，况考論洪荒之世乎！

漢書列于紀年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  
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旣參

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爲是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旣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志亦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

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



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  
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  
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  
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  
他獨特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  
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  
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太史公律書

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  
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  
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

漢武憲兵  
豎武在言  
下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駢農民以效商賈之爲太史公平準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駢農民以效商之爲也呂東萊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史評

太史公年表于帝王則敘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索以相屬編字戢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

太史公年表于帝王則敘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索以相屬編字戢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鴈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

###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 泉評史通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  
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以譏誚者唯子鍊爲差愈  
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  
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寶錄而讀之意其可拳  
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  
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傅遊藝云死  
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傅遊藝言之也游藝  
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藝再返乎古人  
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  
處實中前人之膏盲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

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

處實中前人之膏盲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

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

後學焉劉子玄子鍊作史例三卷

###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

表繁周斌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

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

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今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

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員至云勝于史記此宋

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萃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董諸名人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萎靡，不足窺司馬遷藩籬而云勝之，非公言也。

###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澆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

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澆錄中載其數處以舊  
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  
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荅。具備首  
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  
截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爲  
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  
著頽絕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  
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

舊唐書文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爲嗎翊太  
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

上方獵于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所  
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  
何後元崇曰臣官踈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  
至頓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  
未卽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  
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  
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  
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  
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  
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理臣請陛下接之以



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  
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理臣請陛下接之以  
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  
竊權要之地繼以常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  
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  
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  
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  
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  
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  
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程善寺上皇  
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耗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

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即心不安而况敢  
爲之哉。又曰自燕欽融帝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  
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  
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  
之任或出于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  
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閹梁交  
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患。臣請書諸史冊永爲商  
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  
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  
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

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

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  
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  
燕公讓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  
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  
可元崇遂居坐天下稱賢相焉

新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  
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  
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  
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  
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此來壬倭冒

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常。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送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葬閭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鑿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言。紆道。伊營。造可。乎漢。以。福。奔。臨。海。爵。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髮盜販。袞冕。我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監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

云學乎其上也。僅得其中俗云。掬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

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自一人。春秋

於脩史  
書記

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

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自一人。春秋

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

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

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

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

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

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

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

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

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

陽十卷文集 四十一卷

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  
唾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  
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  
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  
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  
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  
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  
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  
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  
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綱目減字



斯文者可重為嘅也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  
色善歌舞知之為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  
之感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為  
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為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  
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  
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  
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為出於朱子合于  
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然則綱目  
非朱子筆  
也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  
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  
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  
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  
幸矣

野史不可盡信

野史不可盡信如唐之河洛春秋誣顏杲卿上祿山  
降表而郭子儀陸贄之賢皆加誣焉宋代尤多如誣  
趙清獻娶倡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奔競識者已辯之  
至于國史亦難信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如兩朝國  
史貶寇準而褒丁謂蓋蒲宗孟之筆也蔡京及卞又

至于國史亦難信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如兩朝國

史貶寇準而褒丁謂蓋蒲宗孟之筆也蔡京及卞又  
誣司馬而謗宣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冲孰爲正之  
近日李默怨先太師不與翰林及刻孤樹哀談雜入  
王瓊讎家誣辭嶺南梁億乃梁文康公之弟文康與  
先太師同年同官本無嫌隙特所趨不同耳億著皇  
明通紀隱沒先太師之善如正德庚辰嘉靖辛巳改  
革之際迎立之詔江彬之擒皆匿而不書乃以宸濠  
護衛之請謂先君與之時先君丁憂于家也先君不  
草威武大將軍勅幾陷于危乃舉而歸之梁公不知  
寫威武大將軍勅者梁公也內閣有勅書稿簿綴撰

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無乃欲蓋而彌章乎其他如  
灼艾集武官所輯尤不足據

### 伯夷傳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  
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  
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  
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  
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  
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  
輕爲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

又謬若道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且

輕爲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 相如傳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

### 禹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

衡山二名峒  
嶮又山顛也

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峒嶮山尖神禹碑字  
青石赤形模竒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  
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  
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  
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  
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  
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  
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峒嶮峯又  
傳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  
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

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

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

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  
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於嶽麓書院者。  
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  
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竒矣。  
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  
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叅身洪  
流。明發爾興。乂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  
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䟽事哀。勞餘伸裡。爵塞昏  
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予又考  
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

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  
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緇入模之凡七十餘  
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樁六字可辨餘巨識後復追尋  
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崑山有自然仙篆以  
紙模之形類禹刻何翥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岫  
嶼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闕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  
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

扶風縣夫子廟碑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  
者唐大曆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尚在扶風縣

今傳爲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曆相去



扶風鼎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  
者唐大曆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尚在扶風縣  
今傳爲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曆相去  
年代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清勁仍多  
古字地作墜三作式道作衢子作嚮光作炆唐作駘  
天作死善作善遊作逕曹作曹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  
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  
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  
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  
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

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窟不窟  
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  
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  
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  
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  
亦迂哉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鑲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  
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  
谿典彈議卽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  
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鑄刻立於大

即今在  
長安學  
府

谿典。彈議。卽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  
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  
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  
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  
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  
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於  
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  
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  
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註引  
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  
存者。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於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爲又入水以求之乎。又於新垣平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於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爲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芳矣。魏人徙之

曷爲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  
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芳矣。魏人徙之。  
則潛然下泣。况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乎津。湛盧  
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污秦。明矣。宋  
子虛言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  
者。鼎入泗水也。揚子曰。予觀關羽上玉璽。牋云。璽潛  
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歎曰。璽者楚璞  
秦刻。爾何光怪若是。况夫鼎者。闔苞著之。乾象羲文  
垂之。易卦翔於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酈道元曰。東周  
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皇時。見于斯水。  
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斷。

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此則孟浪之談予無取焉

### 大招

楚辭大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穠秀先驅枚馬而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躰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爲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

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爲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 廣文選

予閱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阮步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其疏謬如此。

張良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菴揚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報韓仇韓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



取爵俸亡身所計涉正車命川天應人豈此機才取  
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  
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  
干戈者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  
哉

###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  
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  
文也偽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  
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  
道作令伯祠記辯偽朝字惜未見此

### 出師表缺句

孔子春秋文集 卷之二十一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  
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  
當以文選爲正

○周后稷世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  
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  
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  
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卽使  
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  
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  
年凡九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  
子皆長年而稷之子皆短年乎此又可證也夫以

數豈有此理邪。纓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九十四世。而纓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纓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旣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

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

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

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  
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  
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  
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  
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  
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  
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  
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  
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  
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  
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

謂孔明不與  
知太偏

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  
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  
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  
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護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  
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  
劉璋為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巧說少信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  
謂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  
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  
濠人宋玉作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詩外傳  
載孔子與子貢交辭於漂女皆南楚巧說少信之明  
證也

○漢世武技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  
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之  
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如日夜出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解

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  
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爲書紀異也。晉書書  
有日夜出高三丈。遂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復起亦  
不能易矣。班之叙傳自目爲春秋考紀有意於續獲  
麟乎。讀者愛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

○錢鏐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  
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  
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  
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奢侈。下至  
魚鷄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答一人以責其負。則諸家



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奢侈下至  
魚鷄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  
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  
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  
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  
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  
氏重歛之害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  
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  
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歛民怨之事若  
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老泉公論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  
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  
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  
宋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  
世乎

###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  
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婦故事  
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  
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秀羸多能

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尪纖懦弱。曾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角端步搖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爲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爲步搖。後訛爲慕容。因以爲氏焉。

景雲年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卽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上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凜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

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于世，惜哉。

姚璿諂武后

璿音孰

武后時明堂災，姚璿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璿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爲同等，可污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

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爲史中笑柄耳宋汪  
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佞之召本爲尊  
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姦  
遂與姚璿對武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  
之論哉

### 李泌家傳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多其功大於魯  
連范蠡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鄭侯  
家傳爲詳司馬公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  
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  
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  
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常月將崔善正

洛陽布衣常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  
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爲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  
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於趾往不勝爲咎二子  
之謂乎

袁生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  
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  
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

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酌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濟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聞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慎按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爲表後漢表良碑叙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文失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着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時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晉惠帝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官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桓溫誣海西公

晉廢帝爲桓溫所廢降爲海西公又矯太后詔數其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溫之矯詔蓋皆誣辭又造謠言謂海西公

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人倫道喪  
醜聲遐布溫之矯詔蓋皆誣辭又造謠言謂海西公  
不男使內人與向龍交而生子所謂本言是馬駒今  
詫成龍子也又欲殺海西三子乃造謠云青青御路  
揚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安得甘露漿謠言傳布  
人遂以爲實矣溫旣殺君不厚誣其惡何以爲辭按  
臧榮晉書云廢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旣廢之後  
終日酣暢耽于內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時人憐之爲  
作歌焉以此證之桓溫矯詔之辭姦黨僞造之謠其  
可信乎海西公可謂受誣千載矣溫公通鑑書此亦  
不分別史氏之言其可盡信乎

包誣

包誣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凌準誣郭子儀奪王甫之功李肇之誣李泌定麻姑送酒柳瑄誣陸宣公計誣竇參小人誣君子何所不至而後世不成人之美者往往信之朱子綱目亦不取麻姑送酒事李泌匡復之功亦大矣此小過似可恕也况司馬溫公通鑑元以此事入考異傳疑而綱目乃升爲正文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何在乎或者門人妄筆非朱本意

大范小范

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之

雍人知其誤者安范中淹作范雍墓志云公諱

富鄭公  
志想是  
直天

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  
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之  
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志云公諱  
雍字伯淳蜀人也爲龍圖待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  
安卒謚忠獻又觀富鄭公作范文正公墓志云仲淹  
父名墉爲錢俶掌書記仲淹二歲而孤隨妣陳氏再  
適朱氏則雍豈仲淹之父乎相傳不考之誤至此世  
系且不明則史之善惡是非顛倒多矣

王庭珪

陳桎續宋元綱目書王庭珪送胡銓詩逢秦檜之怒  
分注云貶辰州以死按鶴林玉露云王庭珪自檜死

後還家年八十九歲孝宗召見年老足弱令一孫扶  
上殿孝宗慰諭再三特官其孫以此考之庭珪未嘗  
死於辰州也後世多以正史證小說之誤小說信多  
詆訛然拜官召見昭昭在當時耳目必不敢謬書如  
此是小說亦可證正史之誤也緣定宇一時信筆辰  
州下多增以死二字爾

○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事

虞雍公允文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  
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  
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  
和臣卽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

復州鄧首奪以公知夔州久則每四

任公知唐登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隋右之師可以  
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  
和臣卽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  
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眉山  
任爨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  
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倚  
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  
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  
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倚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  
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  
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  
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勝勢孔

明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虜入市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慎按虞允文采石之戰。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鄆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全國方興。而兀朮幹離卜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弒。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姦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而不見於史。而見于壬寅之文。建武貴民之忠勇。亦不



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姦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而不見於史。而見于任燮之文。健武遺民之忠勇。亦不見於史。而見于范成大之北轅錄。予特表之。

### 海鱗船

采石戰艦曰蒙衝。廣而確。曰海鱗。輕而駛。紹興辛巳。遂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虞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

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眯其人馬之目，只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揚誠齋海鱸船賦序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畢炕死節比顏平原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附於其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垆銘而炕之名不書于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溫公通鑑亦失書

郊坑獸脊也陸賈

荷其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溫公  
通鑑亦失書

柳沆獻替比陸贄

廣德元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柳沆上疏請斬程元振  
於是削元振官放歸田里見于東坡文而唐書不爲  
沆立傳詞臣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入房瑄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勾渠破膽頻謂祿  
山初見分鎮詔書附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瑄奏遣  
諸王爲都統節度此誠可以爲社稷功矣唐書不載  
故特爲表出之當時杜甫救房瑄亦不及此事其後

輓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句蓋指此也

磨衲集

磨衲集王庭秀作于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俠爲  
妄言陳東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佑之紛更謂  
黨人子孫爲謬賞以蘇黃文章爲末藝擬程子之學  
于墨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詆趙張二相尤力蓋  
自紹聖以來儉奸茂惡蚓結蛇蟠家以荆舒爲師入  
以章蔡爲賢邪說設行沉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  
艾不薨枝蔓益甚人心不正其害烈于洪水猛獸信  
矣王庭秀者亦何幸逃少正邪之誅耶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七卷

矣。王庭秀者，亦何幸逃少正邪之誅耶。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七卷

孫子者文集

四十七卷

二四二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八卷

所下易真音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八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女媧配享功臣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  
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  
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  
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豈  
曰傳記闕乎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烏明金  
提軒轅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

往如此

神農本草

白字本草相傳以為神農之舊未必皆出於神農後  
人增之爾然其中如腸鳴幽幽又云勞極洒洒又云  
髮髮療小兒癩大人痊仍自還神化又云立冬之日  
菊卷栢先生為陽起石桑螵蛸凡十物使主二百草  
為之長立春之日木蘭射干先生為柴胡半夏使主  
頭痛四十五節立夏之日蜚廉先生為人參茯苓使  
主腹中七節保神守中夏至之日豕首茱萸先生為  
牡蠣烏喙使主四肢二十三節立秋之日白芷防風  
先生為細辛蜀漆使主胸背二十四節此文近素問

五  
癩



上腹中七節保神守中夏至之日豕首茱萸先生為  
牡蠣烏喙使主四肢二十三節立秋之日白芷防風  
先生為細辛蜀漆使主胸背二十四節此文近素問  
恐非後世鑿能為也又據此文以立冬為首別考緯  
書謂三皇三正伏羲建寅神農建丑黃帝建子至禹  
建寅宗伏羲商建丑宗神農周建子宗黃帝所謂正  
朔三而改也立夏之後復列夏至而後言立秋與素  
問長夏之說同所謂五氣順布行四時也

○黃帝巾凡銘

無掘鑿而附立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慧操刀必割  
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  
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

炎炎柰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銘漢以下文士多引用之。而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此。

○湯文武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不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無謂微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子。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  
已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 周公大禹

東坡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 古聖賢壽

商伊尹壽百有五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有十歲見金石錄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瓘書斷魏羅結壽百三十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事劉玄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宋譙定百三十

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則彭祖之壽非誣也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羿射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逆取順守

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竒異哉

### 逆取順守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  
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  
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  
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  
讀為季非也其字作蜀形與義與季不合也按篆書  
郡字有从此為偏傍者可証為君字無疑

關雎之亂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辟雍非大學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大學所以集儒林高禘所以祈休祥既稱大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大學也明矣

興王良佐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棊所用敗棊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四皓廟碑

四皓廟碑

恭所用敗恭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持表出之。

井田封建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

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封建

昔之論封建者曹冏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顏師古  
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  
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拾其遺而裨  
之曰封建始于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蚩尤亦  
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七十戰而  
僅勝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餘畫野之君分城之主  
雖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  
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  
篡弒矣昆吾雄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尚多不



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篡弒矣。昆吾雄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尚多。不之而載籍散亡。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可睹矣。大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亦曰藩屏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於諸侯。而諸侯自相親也。成康繼世。未百年間。昭王南巡。而膠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亂矣。藩屏焉在乎。夾輔焉在乎。至於春秋戰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腦塗地。民如草管。烏在其為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為述職之制。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為建國之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法

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之地乎。矧敢曰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內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為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冊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為虛設。九伐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折之曰。欲目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也。夫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於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

也夫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於  
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  
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  
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  
復言復二氏者人必群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  
以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之  
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勢  
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則三代聖  
人猶有弊法邪曰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  
為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  
郡縣時也郡縣順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是  
 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繫易  
 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  
 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國  
 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二君將千百其君矣惡能定  
 于一不定于一惡能不亂使孟子生於秦漢之後必  
 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麾之門墻之外矣

○董子論養生

董仲舒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  
 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

中年者倍新壯謂二十日也始衰者倍中年四日也中衰者

倍中衰者十日也而一游於房

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

中年者倍新壯謂二十日也始衰者倍中年四日也中衰者

倍始衰八日也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十月也而與天

地同節矣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疏春而

曠夏涸秋而睽冬養微陽而固天地之房謹微陰而

助收斂之藏又曰壽者壽也壽有短長由養有得失

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壽于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

其壽亦壽于不久故曰壽者壽也

### 春秋孟子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

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

善也

予貢多學之對

予曰賜也。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予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漢文帝重農

農者天下之本文。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

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之。租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其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古。田峻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邵農。明帝永平

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  
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控惚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  
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愚嘗因是論  
之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  
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啓為君臯益為臣有  
使民眈眈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啓豈在  
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極矣君子在州  
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分臯益豈不若宋代州縣之  
臣乎意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去古未遠倣而  
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  
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  
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為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



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為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文帝可也。

### 秦之惡

秦之惡，天下之所同惡也。故曰強秦言其不聽也，曰暴秦甚矣，曰嫚秦言其無禮義也，曰孤秦言天下所不與也，曰獷秦以犬况之也。抑又甚矣，曰無義秦曰無道秦，惡之至矣。盡矣。孔孟不如其邦，所以為聖為大賢。魯仲連不肯帝之，所以為高士也。與古之姦臣何代無之，其惡未有如秦檜之甚者也。人之惡之亦

本升齋文集 四十五卷  
未有如惡檜之甚者也。至其子若孫不肯祖之，是其  
餘殃百世猶未斬也。

秦一統十五年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  
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  
丘之死為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  
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  
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  
滅周，惟恐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秋正統之義哉。  
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道定信矣。劉  
氏書法尹氏發明不能一言贊之，何哉。

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道定信矣。劉氏書法尹氏發明不能一言贊之何哉。

###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荅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難之文即如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 公冶長通鳥音

世傳公冶長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灾白樂天烏鶴贈荅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

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 漢待宗室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喝取鷄夫  
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惟城也二子一以取鷄失  
侯一以酌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  
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 宋統似晉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  
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  
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

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

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列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

議  
金

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荅，架上取晉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於孤

說  
是

見寡婦之手。與劉知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况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曩爾之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奉夷狄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至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滅姚秦。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而况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然則一克之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

之宋尚不得比晉。而况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然則一統之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大明之今日乎。

宋之人君勤身

唐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宋太祖內訓。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事見呂大防奏議。余謂人主宮闕深遠。輿輦不為過。今之官府。自廳事送客。至中門。多乘轎而廻。數十步之間。何必乃爾。况皆起自徒步寒儒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  
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  
富弼母卒仁宗為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  
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  
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  
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 孔明淵明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  
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 趙清獻不知周茂叔

宋世小說謂趙清獻公不知周茂叔余觀趙公贈  
公詩云心如水喻是正井冽寒泉知之深



趙清獻不知周茂叔

宋世小說謂趙清獻公不知周茂叔余觀趙公贈  
公詩云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知之深  
贊之至無踰此矣或者初不相知而後乃相信耳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  
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  
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  
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揚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  
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

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 李綱四人持正

林靈素作神霄錄。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錄。獨李綱傳崧卿曾機。移疾不行。元字木魯。狎不拜。西僧國師偉哉。四公也。近有為宗伯執香爐於道場。又有橫玉三公。而拜狸奴者。吁異哉。

讀書不求甚詳

國師偉哉四公也近有為宗伯執香爐於道場又有  
橫玉三公而拜狸奴者吁異哉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  
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  
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  
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  
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成  
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  
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  
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

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為講師瀆訓話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人主儉德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購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皂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綉衣賜死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蛟幃三齊苳席五盞盤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苳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苳字

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荷  
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荷字

###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傅燮斥言中宦弄  
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  
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  
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  
京兆顏暉與觀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  
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 五楚四燕四趙三韓

秦末漢初諸侯王之立如傳舍楚一也而有陳涉焉

襄強焉。景駒焉。懷王焉。項羽焉。蓋八年之間。楚凡五  
易姓也。燕一也。而有韓廣焉。臧荼焉。盧綰焉。呂通焉。  
蓋三十年之間。而燕凡四易姓也。趙一也。而有武成  
焉。趙歇焉。張耳焉。呂祿焉。蓋二十九年之間。而趙凡  
四易姓也。韓一也。而有韓成焉。鄭昌焉。韓王信焉。蓋  
四年之間。而韓凡三易姓也。馬班二表受封之異。易  
姓之殊。稍欠分別。

###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  
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 元世祖祀於帝王廟

今帝王廟。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國家統緒所承也。

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元世祖祀於帝王廟

今帝王廟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國家統緒所承也。按世祖之立國。貶孔子為中賢。第儒流於倡後。國有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為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座隅。與其君同受群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如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如曹操。命西僧楊璉真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如項羽。征日本。則十

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衄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  
如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歌輩頭會箕歛以  
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竒寶責安  
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黷貨如漢桓靈然則史謂其  
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美也比之以晉隋南北五  
代之君猶有慚德而與漢唐宋開基之主一列於二  
帝三王之次同享萬世之祀竊有憾焉此近日姜南  
之論如此邇年

聖明獨斷去元世祖像禮官猶以舊制當遵不思  
高廟祀之者聖人之仁今

上去之者聖人之義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高廟祀之者聖人之仁今

上去之者聖人之義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陳張二寇

高廟云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  
小其後二寇之敗卒如

聖料比之漢高之料項籍過之矣

○內夏外夷

漢宣帝時徙羗於三輔其後光武以南單于欵五原  
塞又居匈奴於雲中兩河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羗  
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魏武帝徙武都  
氏於秦川以禦蜀漢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

種於滎陽履霜堅冰蓋非一日終致五胡瓜分而猾  
夏雜種雲擾而亂華吞噬神臯丘墟帝宅紫陌移於  
黽穴赤縣剪為龍荒幾二百年生民一何不幸哉夷  
狄之禍兆端於元海濫觴於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  
於蒙古極矣非我  
太祖一驅除之生民之類將滅矣所以功高湯武而  
治比堯舜非以此哉

○禦戎無上策

禦戎無上策當以氣數勝謂中國治則陽長而陰消  
夷狄陰也焉得不消亂則反是唐人仲訥之言也丘  
文莊大學衍義補歷引古人禦戎之說惜獨遺此

夷狄陰也。焉得不消。亂則反是。唐人仲訥之言也。丘文莊大學衍義補歷引古人禦戎之說。惜獨遺此。

○媯徒

漢書西南夷傳西南之夷人自稱曰媯徒。音陽。方言巴濮之人自呼曰阿陽。陽之言我也。爾雅引魯詩有美一人。陽如之何。言我柰之何也。予予予。如此良人何。亦此意。李太白詩芙蓉帳底柰君何。

○徙斯訓

牧誓庸蜀羌髳。髳即叟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斯作都。取大注。斯及作都。二國名也。徙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樛榆也。此斯

即西南夷之徙。玉篇作郫。注狄國。夏為防風氏。周為  
髳。漢之賓。叟地。在蜀之邊。今按髳也。徙也。斯也。叟也。  
郫也。賓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  
非博考何以別而合之。

濮人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  
蚡冒始啟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  
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拆腰濮。赤口濮。  
黑黠濮。爾雅。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篇。濮人以丹砂。  
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  
哀牢。即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

布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爾。

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  
哀牢即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  
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爾。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掞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曰。願陛  
下以禽獸畜之。

○雕題 繡脚

南夷有雕題金齒。有繡脚蠻。

蜀才

注疏中有蜀才名姓。宋儒謂蜀才即范長生。蓋別無  
所見也。陳子昂集有曰。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

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躬耕求志由此觀  
之范長生與蜀才自是二人

蜀音葵字一作蜀  
戰國策有蜀子

### 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  
英宗問蜀士於歐陽修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醇二  
事何其相類

### 蜀詩人

唐時蜀之詩人陳子昂於李子問丘均李白阮咸雍  
陶劉灣何兆李餘劉猛人皆知之北夢瑣言云符載  
楊衡宋濟張仁實皆蜀人栖隱青城山符載字厚之  
文學武藝雙絕文見唐文粹楊衡詩見唐音宋濟詩  
止有東凌美女一首張仁實蜀中人見劉後村千家

楊衡宋濟張仁寶皆蜀人栖隱青城山符載字厚之  
文學武藝雙絕文見唐文粹揚衡詩見唐音宋濟詩  
止有東陵美女一首張仁寶閬中人見劉後村千家  
詩

又

唐世蜀之詩人陳子昂射洪李白彰明李餘成都雍陶成都裴  
廷裕成都劉蛻射洪唐珠嘉州陳詠精神岑倫成都符載成都雍裕  
之成都王嚴綿州劉暌綿州李渥綿州田章綿州柳震雙  
阮咸成都劉灣蜀人張曙巴州僧可明丹稜扈處哀蜀人毛文錫  
朱桃椎蜀人杜光庭青城若張蠩常莊牛嶠歐陽炯皆  
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嘗欲哀集其詩為一帙而未

暇焉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於蜀曩氏夷揆袁溉字道繁其  
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遇青城籬桶翁乃知  
未濟三陽失位為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  
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尔有一樵夫同舟登岸乃  
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  
已去而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名者

蜀詩人王謙

王謙蜀人有詩一卷中有約趙水壺賞海棠一篇云

湘羅壓繡華春風瑤姬慢舞香裊紅細腰百轉弓靴  
急浪鷺金鳳花成叢六么換手調絃索一串妖聲穿



王謙蜀人有詩一卷中有約趙水壺賞海棠一篇云  
湘羅壓繡華春風瑤姬慢舞香裊紅細腰百轉弓靴  
穩銀鷺金鳳花成叢六么換手調絃索一串妖聲穿  
綉幙沉翠飛香天正樂寒玉團團貼天角其詩絕如  
李賀嘗一變可知鼎味也

蜀士在唐居首選者

吾蜀士在唐居首選者八人垂拱三年射洪陳伯玉  
開元四年內江范金卿貞元七年閬州尹樞元和八  
年樞弟尹極太中七年綿州于環太如五年夔州李  
遠八年成都李餘龍紀元年巴州張曙

蜀賢五相

謝疊山母制機墓誌宋中興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温  
游景仁謝德方五賢相皆蜀人也

### 蜀八仙

譙秀蜀紀載蜀之八仙首容成公云即鬼容區隱於  
鴻冢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於蜀今之青羊宮三曰  
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策之仲舒也四曰張道  
陵今大邑鶴鳴觀五曰莊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曰李  
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在青城山八曰爾  
朱先生在雅州有手書石刻五經在洞中好事繪為

圖

### 蜀無史職

蜀無史職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秭歸群  
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  
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  
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郗正  
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  
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  
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蜀志遺事

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

瞿上宋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為蜀人考  
之路史及輿地紀瞿上城在雙流楊雄蜀本紀云黃  
帝娶於蜀山氏蜀山氏女茂州人也魚鳧津在彭山  
縣彭祖生於此鄉以上三事并可入蜀志

變童崽子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變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水  
經注變童卅女弱年崽子崽音宰選詩肆呈窈窕容  
略曜便娟子皆指變童之屬也阮籍詩昔日繁華子  
安陵與龍陽

張安貧兒鏤臂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  
一子盡關山無一人鏤臂或謂之割青狹斜

張安貧兒鏤臂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  
鏤臂或謂之割青，狹斜游人多為此態。

○語忘敬遺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衙前散從

宋代役夫之名，有衙前散從衙前，今之內班門子也。

散從，今之外班皂隸也。  
見韓魏公奏

牝朝

唐人目武后之世為牝朝。

春宵秘戲圖

可試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  
 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  
 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秘戲圖有  
 自來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為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  
 古矣

呂將軍貂蟬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榼  
 榼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

獬婢

南史王琨獬婢所生

獬音搔今罵  
 奴本此

絡耕道

唐書上各井道常言參差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墜右

南史王琨獮婢所生

獮音搔今罵  
奴本此

### 絡耕道

唐隱士絡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右

### 園棊勢

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見園棊賦玉壺銀臺車箱井闌  
皆棊勢名見漢武帝賦

### 五情六情

五情者天干也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己為形  
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鈎情六情者地支也申字為  
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陰賊巳酉為寬大戌丑為  
公正辰未為奸邪六情之中分喜怒哀樂喜行

寬大怒行陰賊好行貪狼惡行公正樂行奸邪陽主  
生故天干有合甲己為中正之合乙庚為仁義之合  
丙辛為威權之合丁壬為淫泆之合戊癸為無情之  
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之遺

桓玄時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繩縛腹芒籠目上二句桓字下二句  
言其敗死玄之敗果以繩縛至芒籠其首沉之江中

吳元濟將敗之兆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  
深深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即且須縮有識之首

曰鷄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果

以巳酉日禽吳元齊宋人四六有學慙鼠訣習之烏



深深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之者  
曰鷄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果  
以已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慙鼠獄智乏鷄  
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芳札良書

坐擁良書

趙景

遲還芳札

張率

○辯大明寺壁上隱語

淮南大明寺壁上有詩謎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  
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  
火烘然除去雙勾兩日不全○班義一見即能辯之  
乃八字隱語也大明寺水  
天下無比

春帖

海日啣規忽覺人間之曉宮花剪綵恍疑天上之春

終元

浮生喻

東逝之長波西乘之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  
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電光

皇甫謐言厚葬之禍

剝臂持金環捫腸求珠玉

文符如雨

文符如雨

義之

催迫急星

李密

百函十札

文符如雨

義之疏

催迫急星

李密

百函十札

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應對不廢史南

十行細札光武傳

射人意

劉滕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同能不如獨勝

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吳道玄畫楊繪塑陳簡齋詩  
辛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太白見崔顥黃鶴樓  
詩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萃牘

萃牘。○芳訊。○良書。○寶札。○瓊音。○瑤緘。○慶削。

○蘭訊。宋人四六多用之。

### 墨汁

劉靜修詩老覺胸中無墨汁。畫譜云李成惜墨如金是也。梁武帝時舉秀才謬者罰飲墨汁一斗。近有善誣者云畫士膏中可有酒汁。不可有墨汁。秀才反是。

### 弦詩想蓬萊

風俗通秦始皇絃詩想蓬萊而不免於沙丘之禍。

###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如何。不畫和尚。佛印對曰。

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坡曰。怕你甚麼。對曰。若使閻羅有已。不要口尚。戲余皮。人笑曰。子免子免。先言。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如何不畫和尚。佛印對曰。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坡曰。怕你甚麼。對曰。若使閻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斧鉞矣。

### 象經

世傳象碁為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殿上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若如今

芸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  
客人之注百寮之講哉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  
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  
赴京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  
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  
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  
骨寘囊弁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  
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果有繩束其  
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湏溪紀其事贊于文山像後  
曰間屈忽忽萬石咄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

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

曰間屋忽忽萬百吐吐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  
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  
訛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 詔首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  
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 李光弼中潭之戰

胡致堂云中潭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使  
郭子儀相與犄角賊可平矣余謂非也豈有二將共  
事能成大功者乎諺曰稍工多舟必破四公子棊奕  
必不勝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焉以勢相

琢而不相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國，豈不誤蒼生乎？或問予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儀當中，渾之戰，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



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  
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  
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八卷終

卷之六





